

自然界中的意志

〔德〕叔本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自然界中的意志

〔德〕叔本华 著

任立 刘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界中的意志/(德)叔本华著;任立,刘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2443-9

I. 自… II. ①叔… ②任… ③刘… III. 叔本华, A.
(1788~1860)-哲学-著作 IV. 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597 号

ZIRANJIÉZHONG DE YIZHI

自然界中的意志

[德] 叔本华 著

任立 刘林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443-9/B·368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6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5 1/8

定价:7.40 元

自然界中的意志

—— 对本书作者的哲学问世以来通过经验科学获得
之证明的讨论

我在思想织机上编织我的织物：
他们认为根本不值一顾，
显然，一切都有待时日。

—— 普鲁米修斯

04/01/07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18
生理学和病理学	25
比较解剖学	47
植物生理学	71
物理天文学	90
语言学.....	104
动物磁性说和魔术.....	108
汉学.....	136
关于伦理学.....	146
结语.....	151
 安格丽卡·希波什:关于本书.....	 153
 译后记.....	 154

序 言

我很高兴,在19年之后能对这本小书加以修订。这种喜悦之情远超过了这本书本身对我的哲学所具有的的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从纯粹经验的东西出发,从不抱偏见的,遵循他们的专门学科线索的自然科学家们的意见出发,我在这本小书中直接抵达了我的形而上学的真正核心,证明了这种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接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检验,我的基本观点也正因为此不但得到了进一步的更专门化的证明,而且较之通过其他途径,理解起来更加清楚、更加容易、更加精确。

新一版的修订主要是增补,第1版中值得提到的东西不但没有删去,相反还增加了许多东西,有些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从最一般意义上来看,出版商需要出版本书的新版,就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表明了对严肃哲学的同情,和证明了对严肃哲学真正进步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这一点已经是可以感受到的了。但这是建立在两种事实上面的。第一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的无先例的热烈追求之上的,这种追求由于绝大部分是那些不曾学过其他东西的人的追求,就面临着导致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危险,而这种唯物主义最令人生厌的不是其最终结论在伦理学上的不合人性,而是其第一原理的不可思议的荒谬。因为这样一来,连生命力都被否认了,有机界被贬低为化

学力的一种偶然的戏。① 应该告诉这些坩埚和曲颈瓶先生们，纯粹的化学确实可以造就药剂师，但决不能造就哲学家；也应该让另一些思想上相近的自然科学家们知道，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动物学家，可以熟知全部六十种猴子，但是如果他除了学过教义回答手册外一无所知，那末从总体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人，一个庸人。而这在今天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些学过他们的化学，或物理学，或矿物学，或动物学，或心理学的，但除此之外对世界上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把自己吹捧为世界的诠释者，他们把除此之外所有的唯一的知识，即学生时代从教义回答手册学到的教条添加到这些学科中去，而一旦发现这两者并不般配，他们马上就成为宗教的嘲笑者，和庸俗浅薄的唯物论者②。他们在学校里也许曾经听说过，以前有过一个柏拉图和一个亚里士多德，一个洛克和特别是一个康德，但由于这些人从未用过坩埚和曲颈瓶，更没有剥制过猴子的标本，因此是不值得他们去深入认识的，相反的，他们把二千年的思想劳动扔出窗外，而用他们自己的丰富的思想材料，即一方面以教义回答手册为基础，另一方面以坩埚和曲颈瓶，或以猴子的目录为基础，向公众宣讲他们的哲学。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诫他们，他们是些愚昧之徒，在取得发言权之前，还得多多学习。任何一个用幼稚天真的唯物主义来宣讲灵魂、上帝、世界的起源，原子这一类东西的人，对他来讲，《纯粹理性批判》好象是在月球上写成的，而且没有一本样本送到地球上，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平庸之辈，应该把他送到下人的房间里去，让他在那儿兜售

① 这种诱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人一本正经地认为，这个奇妙无比的世界的本质和存在之奥秘竟可在可怜的化学亲和力中探得！和我们的生理化学家们的幻觉相比，那些寻找智者的基石和巴望炼出金子的炼金术士的幻觉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② “要么是教义问答，要么是唯物主义。”是他们的口号。

他的聪明才智。^①

另一个事实就是对哲学真正进步的召唤,面对各种矫饰和教会各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对上帝的怀疑越来越蔓延开来了,这种怀疑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是和各种各样传播得越来越广泛的经验的和历史的知识相伴随着的。这种怀疑使基督教的形式及其精神和内容(它们比基督教本身流传更广)面临着被摒弃的危险,而且还有着使人类获得道德唯物主义的危险,而这种唯物主义比上面提到的化学唯物主义更加危险。无耻至极的必然出现的答尔丢夫主义*现今到处可见,它对上述那种怀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愚蠢之徒手里拿着赏金,一本正经地,恳切地宣讲着,以致他们的声音一直渗透到了科学院和大学出版的有学术水平的评论性杂志和生理学及哲学的书籍中,由于引起了公愤,因此他们就是在极其不恰当的地方损害了自己的目标。^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公众流露出对哲学的同情,确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我不得不把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哲学教授们。他们的卡斯帕尔·豪泽尔,**他们曾十分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牢牢地关闭了几乎有40年之久,以致世人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们的卡斯帕尔·豪泽尔逃出来了!他逃了出来而且在世界上到处游荡。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个王子。或者坦率地说:他们最害怕的事情,他们曾幸运地明白应该怎样来掩盖它,因此他们竭尽一切力量,以

① 在那儿,他会碰到这样的人,那些人喜欢讲些自己并不懂的偶然听来的外文词,他们和他完全一样,例如,他也喜欢讲“唯物主义”,而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并因此常常用它来代替唯灵论(作为唯物主义的唯灵论是唯心主义的对立面),这种现象以及类似的混淆在书籍和评论性杂志中举不胜举。

* 答尔丢夫,伪君子,莫里哀戏剧中著名的伪善者。——译者注

② 人们应该随时向他们指出,大家并不相信他们的信仰。

** 卡斯帕尔·豪泽尔,1812—1833?,根据道尔歌特的说法,他是诸侯的弃婴,后被人刺杀。——译者注

罕见的坚忍不拔的精神，用深深的沉默，用坚决不予理会，绝对的保守机密（用不加注意和隐瞒的手法）来对待它，其程度是从未有过的，而时间则长达一代人之久，然而，这一不幸还是出现了：人们开始读我的著作，而且是一发不可收。人们阅读我的著作和还将阅读我的著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确实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是极其尴尬的，是的，这是真正的厄运，而绝对不是灾祸。难道这不是对如此真诚而亲切的沉默的一种报偿吗？不是对如此牢固的同心同德的团结的一种报偿吗？可怜的枢密顾问们！请看贺拉士的许诺：

“真诚的沉默必将得到可靠的报偿吗？”

然而他们真的并不想缺乏快乐的沉默，这恰恰正是他们的强项，他们总是在追逐名利，而这确实又是最巧妙的手法：因为无人知道的东西似乎也就成了不存在的东西了。但是否一定能得到报偿，现在却成了问题，除非我们从坏的意义上来理解“报偿”二字，而这当然也能得到重要的权威人士的证明。这些先生们十分正确地看到了，可以用来反对我的著作的唯一手段就是使公众不知道我的著作，就是对它们保持深深的沉默，而在教授哲学的每一个畸形儿诞生时则大声嚷嚷，就象从前司祭西培利女神的牧师们用大声吼叫使人听不到刚诞生的宙斯的声音一样。但是这种方法已不中用了，秘密已暴露了：公众发现了我。哲学教授们因此大为恼火，但却无能为力，因为随着那种唯一有效的，而且为此长期成功使用的方法的不中用，现在已没有哪一种狗吠声能阻挡我的影响。现在有的人用这样的方法，有的人用另一种方法，但都失败了。当然，他们也已成功地做到了，使与我的哲学同时代的一代人，在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被埋葬了。但这纯粹只是拖延一下而已：时间早晚总是要取得发言权的。

但是，“哲学行业”的先生们（他们以令人不可置信的天真自称

是“哲学行业”^①)如此憎恨我的哲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著作倒了公众的胃口,他们喜欢言之无物,堆砌词藻,转弯抹角,胡说八道,喜欢披着无聊至极的形而上学外衣的基督教教义学,喜欢表现为伦理学的系统化的庸俗不堪的市俚哲学,甚至还有打牌和跳舞的指导,简言之,他们喜欢十足的妇人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使许多人永远对哲学远而敬之。

第二个原因是,“哲学行业”的先生们坚决不允许我的哲学得到传播,因此,他们也不能为了“行业”的利益而利用我的哲学。为此,他们甚至深感后悔,因为我的财富对于他们的极度贫困肯定是十分有用的。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它是决不能得到同情的,永远不能得到同情,即使它包含了人类最伟大最高级的智慧宝藏,因为它脱离了各种思辨神学,以及理性心理学,而思辨哲学,以及恰恰是思辨神学是这些先生生活的乐趣,是他们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就是说,他们想要的是职位,职位至高无上,而职位要求的是思辨神学和理性心理学,它们是高于天上和地上的任何事物的,除此之外,无幸福可言(据《使徒行传》,4,12)。神学是应该和必须的,而不管它是怎么产生的,摩西和预言家们必须保留他们的权利:这是哲学的最高原则,以及还有理性心理学。但是这类东西,无论是在康德那儿,还是在我这儿都是没有的。是的,众所周知的是,最有力的神学证明,就像一个个被扔到墙上的玻璃杯一样,都被康德对全部思辨神学的批判打得粉碎,在他的手下,理性心理学竟连一片完整的碎片都没留下!至于我,作为康德哲学勇敢的继承者,始终是坚定和真诚的,因此这两种东西在我这儿是根本不存在的。^②

① 见1853年《哥丁根学术评论》第1页。

② 因为启示在哲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因此,一个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不信宗教的人。

而大学哲学的任务则相反,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在十分抽象艰深、因此是无聊得折磨人的套话、废话的掩盖下,来阐明教义回答的最基本真理。因此,不论它们乍一看是怎样的杂乱无章,怎样的奇特怪异,最终事情的核心还是要暴露出来。这一开端可能有它的好处,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如果在哲学中,即在对真理,我想说的只是真理的研究中,想弄明白那最高级的、最重要的、超过世上一切的,系于人类心灵的启示,那末这样一种努力是决不能使人在这种研究中有所前进的,哪怕只是前进一寸而已,倒是这样一来,研究的道路就被阻塞了,因此,我早已把大学哲学看作是真正哲学的对立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极其真诚严肃地以真理为唯一目标的哲学的话,那些“哲学行业”的先生们的心情又会怎样呢?他们的心情肯定会和舞台上纸糊的盔甲骑士突然看到一个真正的盔甲骑士站在他们中间,在他重重的脚步下轻轻的舞台都在发颤时的心情一样。因此,这样一种哲学必然是糟糕的和错误的,因此它就会让“行业”的先生们担任这样一种难堪的角色:为了弄虚作假,而不允许他人实事求是。但现在,却由此产生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有趣的场面,由于不与理睬法不幸而告终了,这些先生们现在,在40年之后,开始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并且用他们的才智水平来评价我,由于他们的地位,他们认为完全有权这样做,而当他们想在我面前装成德高望重的样子时,他们显得尤为可笑。

他们对康德的憎恨决不亚于对我的憎恨,尽管是悄悄的,其原因同样是因为他把思辨神学,以及理性心理学,即这些先生的吃饭家伙,彻底砸碎了,是的,在所有严肃的人看来,是再也无法修复了。难道这些先生们不该憎恨他吗?他给他们的“哲学行业”出了那么多的难题,以致他们几乎看不到,应该怎样才能体面地混过去。因此,我们两人都是坏蛋,他们对我们厌烦至极。

40 年来，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现在，他们对康德则是自持才高，投以怜悯的眼光，对他的错误嘿嘿一笑。这是一种聪明的计策，而且十分有效。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好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理性批判》似的；就可以连篇累牍地大谈上帝和灵魂，就像谈论老熟人似的；就可以放开嗓门大谈上帝和世界的关系，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只有把《纯粹理性批判》扔到板凳下面，一切才能变得无比美好！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多年来他们一直悄悄地想把康德打入冷宫，宣布康德已经过时了，是的，对他嗤之以鼻，而且现在在互相鼓励下，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① 他们之间不必害怕有矛盾，是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一样的使命，他们结成人多势众的帮派，其聪明的成员在公众面前，在各方面相互都显得十分谦恭。慢慢的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那些卑鄙的小册子编撰人竟胆大妄为地把康德伟大而不朽的发现看作是过时的错误。是的，他们竟荒唐可笑地自命不凡，竟以论证的口气作出最无耻的裁决，想以此从容不迫地把康德的发现一笔勾销。他们确信，他们面对的是轻信的不明真相的公众。^② 这就是康德在这些作者那儿的遭遇。从他们的每一页，我们要说，从他们的每一行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完全的无能，都可以读到他们的麻痹人的，毫无思想的废话。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末，不久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康德成了被骡踢的死狮子。甚至在法国也有他们的同伙，他们满脑袋是同样的正统观念，致力于同样的目标，例如有一个叫巴特勒米·德·圣希拉里的人，1850 年 4 月在伦理学院作的一个讲演中，无

① 如果一个人老说另一个人是对的，结果普通群众就以为，他们真的是对的。

② 在我看来，恩斯特·赖恩哈特的《形而上学体系》（1854 年第 3 版）尤为突出。我在《附录和补充》第 1 卷第 171 页（《全集》〔苏黎世版，下同——译者注〕第 7 卷第 199 页）上说明了象这本书一样的那些使人误入歧途的书是怎么会一版再版的。

耻地蔑视康德，用最不得体的方式谈论康德，然而幸好大家马上就看出了他的居心。^①

我们德国“哲学行业”的其他人则致力于摆脱和他们的目的十分对立的康德，现在，他们重又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不是直接攻击康德的哲学，而是想方设法来埋葬他的哲学由以建立的基础，但这时，他们完全背弃了所有的神明和全部的判断力，以致于他们会攻击先验真理，即攻击和人的知性一样古老的真理，是真理构成了人的知性本身，因此人们不能在不向知性宣战的情况下就对抗真理。但是这些先生的勇气就那么大。遗憾的是我知道他们中有三个人^②，我担心，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在做着这种破坏工作，他们以令人不可置信的傲劲让继起的空间，作为客体的一种结果，即一种纯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成，这是由于他们认为，空间和时间有着经验的起源，是依附于物体的，因此，空间首先是由于我们对物体的并列的感知而产生的，以及因此时间首先也是由于我们对变化的继起的感知而产生的（多么神圣的天真无知！），似乎对我们来讲，在没有先行的赋与并列和继起这两个词以意义的对空间和时间的直观的情况下^③，这两个词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以及结果就

① 确实，应该让宙斯来教训法国和德国的所有这些先生：哲学不是牧师们手中的玩物，但是我们首先应该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不相信他们的信仰，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

② 罗森克朗茨在《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1852年），特别是第41页上，以专横的口气说道：“我要强调指出，如果物质不存在的话，时间和空间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自身中弥漫的以太才是真正的空间，以太的运动及随之而产生的所有特别的、个别的东西的真正的变化才是真正的时间。”L. 诺克在《作为宗教哲学的神学》（1853年）第8和9页，和V. 赖希林-梅迪克对奥斯特《自然界中的精神》的两篇书评（载《海德堡年鉴》1850年11—12月号 and 1854年5—6月号）也持同样的观点。

③ 时间是继起之可能性的条件，没有它，继起既不可能发生，也不能被我们理解和用词汇来加以描述。同样的，空间是并列之可能性的条件，先验美学就证明了，这些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头脑的结构中。

是,如果没有物体,也就没有空间,以及如果物体消失了,空间也就不存在了,以及同样还有,如果所有的变化都停止了,那末时间也静止了^①。

自从康德去世 50 年以来,有人一直在认真地说着这类话。但是,损害康德哲学就是他们的目的,而如果这些先生的那些话是对的,那末一下子就可以把康德哲学打翻在地。幸好他们的话是根本就不值得反驳的,是只能得到嘲笑的,因为它们反对的首先不是康德哲学,而是人的健全的理智,攻击的不是某种哲学信条,而是先验真理,先验真理构成了人的理智本身,因此对于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都是马上可以明白的,就象 $2 \times 2 = 4$ 一样。带一个耕地的农民到我这儿来,向他说明这个问题,他就会对你们说:如果天上和地上的所有事物都消失了,空间仍将存在,如果天上和地上的所有变化都停止了,时间仍将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和这些德国诡辩家相反的是法国物理学家波莱特,他并不研究形而上学,然而在他那著名的,在法国是公众教育基础的物理课本中,相当于第一章的是两篇详细论述空间和时间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如果所有的物质都被毁灭了,空间仍将存在,空间是无限的;如果所有的变化都停滞了,时间也仍将无限制的延续下去。但他的这些观点并不像到处可见的那样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因为经验是不可能的,然而他是以不容置疑的肯定的口气说这些话的。因为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的科学对他来说完全是内在的,这就是说,是局限在经验上是既定的现实中的,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要问一下,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是康德想到了这一点,他赋与这个课题以探究先验综合判断可能性这样一个严密的形式,正是这个问题成了他的不朽发现,即先验哲学的起点和奠

① 从在空间中的物体推导出空间就象从盐化的海中推导出海盐一样。

基石，他的哲学通过对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回答证明了，那个经验现实自身的本质是什么。^①

自《纯粹理性批判》出版 70 年来，在这部著作变得誉满全球以后，这些先生仍敢于宣扬这些早已完蛋的绝顶谬论，仍敢于回到草昧时代。如果现在康德重又回来，和看到这出闹剧，他一定会象摩西一样，摩西从西奈山回来看到他的人民崇拜金犊，就怒不可遏地把法律刻板砸得粉碎。但如果他竟如此悲哀地来看待这一切的话，那末我将用西拉赫*的话来安慰他：“谁和愚人在说话，谁就是在和一个睡着的人在说话；如果话说完了，他就会说：这是怎么回事？”^② 因为对于这些先生来说，先验美学，这一康德王冠上的钻石，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康德的先验美学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只能默默地靠边站。如果这些庸才随心所欲地想用他们

① 牛顿在他的《原理》（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 12 页）开头的定义 8 后面的补注中已经十分正确地区分了绝对的、即虚的时间和装满的、或相对的时间，以及绝对的空间和相对的空间。他在第 11 页说：“我没有为时间、空间、场所和运动这些名词下定义，因为它们都是人所熟知的。我只须说明一点，这就是普通人对于这些量的看法，只是从感觉对象的关系出发，因而产生了某些偏见。为了避开这些偏见，我们不妨把它们区分为绝对的与相对的，真的与似真的，数学的与经验的。”

I. 绝对的、真的和数学的时间，它的等速运动是本身如此，并且依其本质就是这样的，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它的另一名称叫做绵延；相对的、似真的、经验的时间是用运动来测量绵延的某种可以感知的、外在的（不管它精确与否）的量度，通常以之代替真时间，诸如一小时，一天，一月，一年。

II. 绝对空间，因其与外在的任何事物无关，所以依其本质总是一样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某种可动的量度或维度，这是我们的感官根据种种物体的位置而决定的，它也是一般人所讲的不动空间，例如地层、大气或星际的空间都是按照它与地球相对的位置而决定的。”

因就象牛顿在上述引文中明确要求的那样，空间和时间是不进入我们感官的，因此连他也没有想到要问一下，我们是怎么知道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无限实体的，而且知道得如此的清楚，以致于我们能十分细致地说明它们的全部特性和法则。

* 西拉赫，约生于公元前 2 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译者注

② 《基督教士》，XXII, 8。

那完全对立的主张来取消康德最重要的学说，或者毫不犹豫地不加理会，似乎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的话，那末对于大自然造就的它最罕见的作品，一个伟大的思想，成千上万人中唯一的一个这件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但是当今哲学中这种荒凉野蛮的状况：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一些曾经使最伟大思想家大伤脑筋的问题随便发表意见，完全是由于无耻拙劣的黑格尔在哲学教授们的帮助下，能够将他的最怪异的想法拿到市场上兜售，并被当作 30 年来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而造成的一种结果。现在，人人都以为可以无耻地将他们麻雀脑袋想到的东西信口胡扯一番。

因此，如上所述，“哲学行业”的这些先生们首先想到的是消灭康德哲学，以便重新回到旧的独断主义的泥潭中去，并且兴高彩烈地谈论着他们特别熟悉喜爱的，别人介绍给他们的那些材料，好象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好象从来没有过康德和批判哲学似的。^① 因此，近几年来也就出现了随处可见的对莱布尼兹不怀好意的崇敬和赞美，他们喜欢把他和康德相提并论，甚至高于康德，有时竟极其放肆地称他为所有德国哲学家中最伟大者。但是，现在，和康德相比，莱布尼兹显得有点可怜。康德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人类感谢他那令人永志不忘的真理，他的最伟大功绩就是，他把世界从莱布尼兹及其胡说八道中，从前定和谐，单子和不可分事物的同一性中永远解救了出来。康德使哲学变得严肃，我则为他正名。而这些先生有不同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正是莱布尼兹的中心单子和辩神论把他们装扮起来的。这就是我的“哲学行业”的先生们需要的东西。依靠它，他们就可以生存而且活得很好。而康德的“批判一切思辨神学”

① 因为康德发现了一个骇世惊俗的真理，即哲学必须完全不同于犹太神学。

却能使一个人毛骨悚然。因此康德是个怪人，应该让他靠边站。万岁，莱布尼兹！万岁，哲学行业！万岁，老妇人哲学！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们可以按照他们那狭隘的观点使善黯然失色，使伟大变得渺小，使错误永恒化。他们可以一时得逞，但决不能持久，也不能不受到惩罚。40年来，尽管他们诡计多端，阴险地把我打入冷宫，最终我还是突破了封锁，而这期间，我也明白了尚福尔*的话的意思：“如果人们看到，蠢才们是怎样结伙反对有思想的人，那末他们就可以相信，他们看到的是仆人推翻主人的阴谋。”^①

人们不太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因此厌恶康德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他的学说出奇的无知，当我有时看到这方面的例子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首先是一个真正的“杰作”，尽管它发生在几年前。在米切赖特教授的《人类学和心理学》第444页上，是这样谈到康德的定言命令的：“你应该，因为你能够。”这不是写错了，因为在他三年后出版的《最新德国哲学发展史》第38页上也是这样写的。因此，尽管看来他是用席勒的警句形式来表达他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见席勒：《警句集》第383页：你能够，因为你应该。），他还是把事情弄颠倒了，他提出了和著名的康德的论据相反的东西，而且十分明显，他竟全然不知道，康德根据他的定言命令提出的那个自由的假设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的同事中有没有人指责过他的这一个错误，而是“我们把这种自由赋与自己，同时

* 尚福尔，1740/41—1794年法国作家、杂文家，以风趣著称，所写格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民间流行之俗语。成名作有喜剧《印度女郎》、《土麦拿商人》和《穆斯塔法和泽安吉尔》，写有革命的《格言、警句和轶事》等。

① 《选集》，国立图书馆，第2部分，第44页。